



《蜘蛛俠：英雄重生》電影宣傳海報。



《綠巨人》（右）成為了蜘蛛俠對照內心的一面「鏡子」。



彼得·帕加成了一個被遺忘且需要獨自面對痛苦的普通人。電影劇照

從被拯救者到自救者 《蜘蛛俠》系列 展現少年英雄蛻變之路

東西影畫

地球或天下蒼生被拯救過很多次了，還有什麼新花樣？無論是漫威、DC，還是改編自中國神話故事的動畫電影，這是每部超級英雄片推出都會面對的疑問。如今正在戲院上映的《蜘蛛俠：英雄重生》（Spider-Man：Brand New Day），男主角彼得·帕加褪去「超級英雄」光環後，完成從「他人附屬」到「個體蜘蛛俠」的精神蛻變，成了一個被世界遺忘、失去愛人摯友、獨自承擔生活重壓的普通人。

華明



琴·葛雷選擇報復世界對抗痛苦。電影劇照

《蜘蛛俠：英雄重生》憑藉蜘蛛俠彼得·帕加（Thomas Stanley Holland，湯賀蘭飾）的成長，把獨立成篇的四部曲串連成一部架構龐大且層次分明的電影，主要講述彼得，帕加與新對手、一位擅長「侵入意識與操控心靈」的琴·葛雷（莎蒂·辛克飾）之間的衝突新敘事。與以往相比，這版的男主角剝離了「鋼鐵俠」、「復仇者聯盟」賦予的光環，更呈現其作為一個普通人的精神困境。

不同階段突破角色困境

一直以來，《蜘蛛俠》系列都以情節多變體現人物抉擇，也同時展現了該系列主創對於國際大IP開發的統一性、持續性。在《英雄歸來》和《英雄遠征》階段，影片風格是青春片一般的明亮輕快。彼得以獲得「鋼鐵俠」認為目標，是宇宙危機的被動參與者，而到了「遠征篇」時的核心矛盾是彼得能否繼承托尼留下的裝備與責任。他始終活在斯塔克的陰影裏，從未思考脫離外力，自己如何成為英雄。

《英雄無歸》開啟了第二階段，為讓MJ、內德順利進入麻省理工，彼得請求奇異博士施展遺忘魔法，卻引發多元宇宙災難，梅姨因此離世。第一次慘痛的失去讓彼得讀懂「能力越大，責任越大」的重量。三代蜘蛛俠「同框」的段落，托比版蜘蛛俠教會他獨自承擔痛苦，加菲版教會他與遺憾和解。遺忘咒生效後，全世界無人記得彼得，帕加，他迎來人生第一次從零開始。但彼得仍糾結於是否讓親友恢復

記憶，未能直面「無人知曉，是否還要濟世救人」的命題。

今年暑期檔的《蜘蛛俠：英雄重生》屬於系列的第三階段，電影以蜘蛛蛻皮長大作為核心意象。當彼得撞見MJ與新男友親密相伴，長久壓抑的情緒崩潰，體內蜘蛛基因失控，有機蛛絲、感官過載、眼瞳異變接踵而至。他害怕自己變異為不受控制的怪物；而唯一「準親人」MJ陌生的眼神，更加劇了他的遺憾，甚至質疑自己堅持做蜘蛛俠的意義何在。這種被人遺忘、無人共情的孤獨，是托比、加菲兩版蜘蛛俠從未體會過的極致困境，也是彼得真正完成蛻變的起點。

三面鏡子映照內心弱點

《英雄重生》完成的是對於蜘蛛俠成長之閉環，情節層層鋪墊，影片其中一處精妙的敘事設計，是琴·葛雷、布斯班拿、懲罰者三位配角構成的「三面鏡子」，分別照出彼得內心潛藏的三種弱點，讓他在對抗中提升認知，接納完整自我。

第一面鏡子：琴·葛雷，映照沉溺創傷、走向毀滅的黑暗可能性。彼得與琴擁有高度重合的人生軌跡：二人都痛失至親，自身力量不受控制，長久不被世人理解。琴選擇將痛苦轉化為憤怒，用報復對抗來自世界的惡意，這正是彼得內心潛藏的黑暗面。最終，彼得對失控的琴說出「你還有我」，本質是他完成了自我和解，不再被創傷裹挾。

第二面鏡子：「變形俠醫」布斯班拿

（麥克雷法路飾），映照對自身特殊力量的恐懼。身體異變後，彼得求教於布斯班拿，想用抑制劑壓制體內的特殊力量。布斯班拿用「你如何定義好壞」點醒彼得：唯有接納才能與力量和平共處。

第三面鏡子：懲罰者，映照英雄正義的邊界取舍。懲罰者以暴制暴，簡單易行效率極高，是一條不受內心煎熬的捷徑。但彼得拒絕用殺戮解決矛盾。這份骨子裏的善良成為彼得獨有的無形超能力，潛移默化影響身邊所有人：琴放下毀滅世界的執念，懲罰者收斂極端暴力，就連失控的浩克也受到觸動。

實現身份共存重獲新生

經歷「三面鏡子」的映照，彼得徹底走出前作的陰影，第一次完整接納「彼得·帕加」作為普通人與「蜘蛛俠」英雄雙重身份的共存。他坦然接受女友MJ已不愛自己、被死黨內德徹底遺忘的現實，不再執著於找回過去，而是分開「經營」兩種人生：作為彼得認真生活；作為蜘蛛俠守護紐約。影片拋出極具現實共鳴的命題：當你失去所有依靠、過往全部被抹去、孤身一人對抗生活所有苦難，該如何重新站起來？《英雄重生》給出的答案是接納自我、堅守善意、好好生活。彼得又成了「紐約街頭好鄰居」，但他的內心輕舟已過萬重山。這套敘事邏輯跳出爽文套路，將少年成長、孤獨、遺憾、自愈融合，為「超級英雄」賦予現實人文溫度，也讓《蜘蛛俠》系列得以持續打動觀眾。

第21屆長春電影節昨閉幕 袁和平憑《鏢人》獲最佳導演獎

【大公報訊】第21屆中國長春電影節於昨日在長春閉幕並頒發「金鹿獎」，本屆電影節以「新時代·新搖籃·新力量」為主題，由中央廣播電視總台、吉林省人民政府主辦，長春市人民政府承辦。演員蔣奇明與檀健次共同贏得最佳男演員獎，李思潼獲最佳女演員獎。香港導演袁和平獲最佳導演獎。

今次「金鹿獎」罕見地出現了兩位演員獲得最佳男演員獎的情形，分別為蔣奇明（《飛行家》）、檀健次（《震耳欲聾》）。香港導演袁和平憑藉《鏢人：風起大漠》（《鏢人》）獲最佳導演獎。《得閒謹制》獲得了最佳影片和最佳音樂兩項大獎。《給阿嬤的情書》獲評委會大獎。

檀健次蔣奇明同獲最佳男演員獎

檀健次在《震耳欲聾》中出演青年律師李淇，展現私慾與良善的交織，他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表示：「我從16歲入行接觸電影到現在，電影於我而言，總是充滿新的可能，厚重有分量，今次更是第一次站上電影的領獎台上，希望未來能繼續守住對表演的熱愛，對創作的真誠，時間會交出最好的答卷。」

蔣奇明昨日因工作並未到場領獎，由《飛行家》導演鵬飛代為領取。

素人出身的演員李思潼憑藉《給阿嬤的情書》獲得

最佳女演員獎。《浪浪山小妖怪》和《群星閃耀時》一同舉起了最佳編劇獎盃。《東極島》獲得最佳攝影和最佳剪輯兩項獎項。

香港導演袁和平執導的電影《鏢人：風起大漠》今年2月於春節檔上映，電影展現具有新意的武打場面，於江湖功夫中向觀眾傳遞對於武俠精神的思考。今次他憑藉該片獲最佳導演獎，彰顯實力。

因應日前發生在中國與尼泊爾邊境的泥石流災情，昨日閉幕式上，海來阿木演唱的歌曲《生死不離》，表達了對災區「時時放心不下」的牽掛和慰問，並取消紅毯環節及「超現場」直播活動。

本屆「金鹿獎」評委會由導演馮小剛擔任主席，梁明、柯汶利、任達華、陳數、束煥、吳立群擔任評委。

評獎涵蓋故事片、紀錄片、動畫片等類別，設置最佳影片、最佳導演、最佳男演員、最佳女演員等十大獎項。共徵集參賽參展影片157部，其中88部報名參賽，經評審最終16部影片入圍「金鹿獎」評選。

長春電影節自1992年創辦，每兩年舉辦一屆，是中國內地較早創辦的電影節展之一。



素人演員李思潼憑藉電影《給阿嬤的情書》獲最佳女演員獎。網絡圖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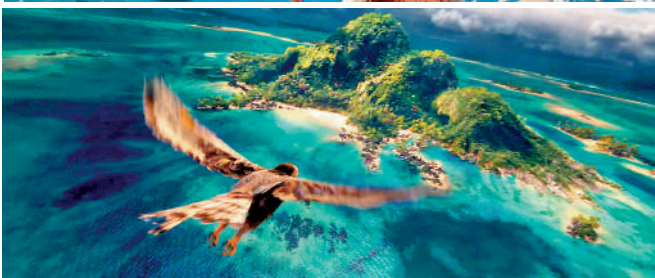
《魔海奇緣》昇華原著故事核心

由迪士尼影片公司出品的電影《魔海奇緣》（英文名《Moana》，內地譯名《海洋奇緣·啟航》）上畫香港和內地戲院暑期檔，作為迪士尼公司出品的又一改編自動畫的真人版電影，主要講述部落少女慕安娜為扭轉海島生存條件的惡化，歷盡艱苦說服「半神」茂宜協助她一起送回本屬於自然女神的「特菲提之心」的故事。

張曉露



由演員凱瑟琳·拉加阿亞飾演的部落少女慕安娜。網絡圖片



《魔海奇緣》的發生地在太平洋島國。網絡圖片

或許是因為珠玉在前，這部經典動畫片的真人版，未能在全球票房市場取得佳績，這應該也是在意料之中的——大多數改編影片注定深受原作「困擾」而難以超越。但看得出這部影片在製作上做了很多嘗試和探索，大有可圈可點之處。如果視之為「命題作文」，製片方交出的答卷，尚算比較理想。

首先，在演員的選擇方面。飾演女主角慕安娜的凱瑟琳·拉加阿亞（Catherine Laga'aia）是19歲的薩摩亞裔澳洲演員。雖然比起原著動畫的設定，她的年齡稍顯大了些，但其偏矮小的體形，天真笑容背後源自民族血脈的天然氣質，讓這位貫穿全片的靈魂人物，不僅塑造得可愛、可敬，更重要的是可信。

女主選角更接地氣

電影的原著作品，女主角所處的背景融合了太平洋上波利尼西亞群島（薩摩亞島也是其中之一）的多種部落原生態文化。而在真人版電影中，因為女主角的選擇，無論是語言風俗，還是音樂舞蹈，創作的方向都更為集中，也就更顯真實、接地氣。這無疑證明拉加阿亞正是這部真人版的「天選之女」。

而另一位主要角色「半神」茂宜，則選擇了美國電影界辨識度極高的「巨石」狄維·莊遜（Dwayne Johnson），此舉有點冒險，不過考慮到如今深受「政治正確」壓力的美國影視界對於此類角色選擇面其實很窄，所幸狄維·莊遜多年商業類型片的經驗積累，以他擅長的動作外加一點喜劇完成了角色的塑造，甚至會讓觀眾不自

覺地感嘆：這個「半神」不太冷。

其次，影視技術方面，雖然主要角色為真人演繹，但包括反面BOSS——惡卡，以及道具性配角公雞憨憨和小豬胖胖，還是使用了高科技特效的處理方式，準確地說該片是介乎真人和特效片之間的融合類型。為此，製片方注定無法完全避免觀眾對「真人」程度的質疑。但考慮到它畢竟是神話寓言題材，加上還有歌舞音樂和喜劇元素的注入，總體來說瑕不掩瑜，「真」「假」融合的效果屬於尚可。

重拾大航海時代之夢

最後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，就是影片對原著核心理念的展現和昇華。雖然從動畫原著到真人版電影，故事的發生地，都是墨於太平洋島國少數民族部落，但其核心要義卻是基於歐美國文明的「重拾大航海時代之夢」。此處需要提及的一個歷史知識是：薩摩亞這個名字，就是由法國航海家布干維爾在1768年環球航行至此時所起，其法語原意正是「航海者」。但是細究起來，「跨越礁石之外」的大航海目標，恐怕不是當地島民們的夢想，而更符合遠來的「航海者」後裔們。

不過好在，影片把「歸還特菲提之心」作為重啟航海夢想的前提和終極任務，可以視為對歷史的認真反思，甚至可稱為救贖——眾所周知，昔日的「大航海時代」固然給西方帶來了財富和繁榮，但卻是以掠奪其他文明和破壞自然為代價。而在片中，還是把「偷」、「毀」等罪責加諸喜劇感十足的「半神」茂宜頭上，多少也帶了點詭辯的「理想」色彩。